免责声明: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

ASPJ

本期导读

削核辩论

犹记得,《华尔街日报》在 2007 年 1 月突然发表基辛格、舒尔茨、佩里、纳恩合写的专栏文章“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从此,这四位著名的冷战勇士华丽转身,站到无核世界运动的前列,不仅继续著文呼吁公众支持削核,更策划了可视为美俄 2010 年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之先声的纪录片《核倾点》(Nuclear Tipping Point)。然后,一如逻辑发展,正反阵营激烈辩论削减更多核弹头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其中,有关“多边核军控”和“多极核威慑”的讨论不绝于耳,有人甚至提出“战略海盗时代”已经来临。一言以蔽之,未来的削核谈判可能不再是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的“私事”。再者,先前几十年,冷战幸未酿成热战,一定程度上是热腾腾的核威慑帮助保持了冷冰冰的和平,许多专家相信核威慑的关键在于确保互相摧毁。但如今,多个国家开始大力发展冷战时代闻所未闻的网空攻击能力,如果这种攻击能力发展到可能破坏核作战体系中任何一个或多个环节,那么谁还敢确保互相摧毁或二次打击能力,甚至核安全本身?还有,美国维持核武库和核威慑所费不赀,在军费紧缩的大势之下,把威慑从实实在在的核弹头移建到“虚拟核武库”之上是否可行?有关新形势下削核的前景,本期发表几篇文章。

“多边核军控”意味着要求其他拥核国家加入削核谈判。**“中国核武器与多边核军控的前景”**一文指出,继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之后,美俄是否愿意继续推动削核谈判以及能再削减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核超级大国对中国核能力的认知。作者认为,鉴于中国刻意以“深藏不露”来实施核威慑,其“核能力和核原则的不确定性”使美俄两国政府难以达成进一步削核的意向,也难以获得各自政界和评论界广泛支持。因此继续削核和多边核军控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前景。

“无武器威慑”或“虚拟核武库”(以及另一个相关概念“countervailing reconstitution”—指一个国家快速恢复核武器制造的复原重构能力)算不上最新理论,但在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签订之后成为削核辩论的焦点之一。**“避险核威慑:储备核弹头还是建设快速响应核基础设施?”**一文强烈批评弥漫在美国的一种以储存核武器快速制造能力取代维持现存核武库从而削减更多核弹头的思潮。作者把基于弹头的威慑和基于能力的威慑首先从形式上进行比较:弹头储备看得见摸得着,是实体存在;能力储备只是隐伏,属于虚构和假定。作者进一步警告:形式的区别和变更将带来颠覆性的后果:威慑基础动摇,延伸威慑失信,战略稳定倾斜。

“多极核威慑”正逐步形成,世界上拥核和有志拥核的国家确在增多,“战略海盗时代”的来临也许不全是危言耸听;更令人警觉的是,新拥核国更有可能轻率地跨过核门槛。**“重振联合作战环境下的核作战意识”**一文告诫美国国防部加强核作战意识教育,重新制定核作战准则,确保联合部队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多极核威慑挑战。

世界逐渐远离网空前核时代而进入网空核时代。在此背景下美俄通过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将各自部署弹头削减到 1550 枚,甚至有进一步削减到 1000 枚的可能。世界因此更安全了吗?**“核威慑与网空互动概念初探”**一文对此提出质疑。作者认为,网空武器将成为未来核常战争的第

一波先制打击武器，网空攻击能力和核攻击能力的同时并存更令人不安，且导致核危机管理更加脆弱。进一步，美欧反导和精确常规打击能力的发展威胁到对手对自身“最低威慑”的信心，从而可能破坏互相威慑下的平衡现状。因此，人们在建构网空核时代的威慑理论时，需要调整思维模式，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

核科学带来核武器和核动力也带来核废料。人类目前可采用两种处置放射性核废料的办法：一是封存于地上 / 地下或葬入海洋深处（目前通行做法），二是送入太空。**“从公共健康角度分析向太阳发射核废料的可行性”**一文探讨把核废料射向太阳的利弊，认为这是经济可行的、公共健康风险最小的、一劳永逸根除隐患的最佳方案。

美军《国防部军语词典》对天空、陆地、海上、太空优势都给出定义，唯独缺失网空优势的定义，却又称全谱优势是“在陆、海、空、天领域及信息环境（包括网空）占据统治地位的累积效应”。那么，有所谓的网空优势吗，它与天空优势有哪些异同，它包含哪些特征和要素，攻防双方如何互动来构建或破解网空优势？**“一个解释网空优势的概念模型”**试图解决这些困惑。

网空攻击有针对性打击（如震网病毒攻击）和蔓延式打击（如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两大类，于前者，攻方可能需要集结大量人力物力；于后者，一小撮散兵游勇从世界各地出击就可能得手。那么防方在防守关键性大型网络和保护关键性小型系统方面，需要考虑哪些因素才能正确配置兵力？**“虚空布兵：正确理解网空战争中的兵力集结和战斗力”**一文就此提供看法。

如果说上篇文章仅从形式上对“震网病毒攻击”和“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加以区分的话，**“走向中美网络关系共同安全平台”**一文更从性质上对这两类攻击进行区别。作者认为，前者属于网络战争行为而后者属于网络犯罪行为，认清和认同这种区别对美中两国网络合作和共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空军尽管面临史无前例的预算紧缩，采购 1,763 架 F-35A 的决心坚定不移。该计划目前已进入初始生产阶段，100 多架 F-35 已经投用于训练和测试等用途。“就是 F-35，我们别无它选。”空军参谋长韦尔什将军的表述最简洁地说出空军的决心。然而时至今日，还有人敢“唱反调”。曾在本刊发表两篇力挺轻型作战飞机（见本刊 2011 年第 1 期“美国空军轻型攻击机未来十年想象”和 2013 年第 4 期“未来十年的新一代自主化轻型战斗机”）的同一作者，再次在本刊发表**“陆军科曼奇人直升机项目对空军勒颈之结的启示”**一文，批评 F-35 采购计划，认为该计划以应对假定的最高端威胁为唯一目标未免狭窄，空军应该组建以现有升级主战飞机和现代化轻型作战飞机构成的高 / 中 / 低搭配机群，才能成功应对更可能发生的各种强度和复杂度的全球威胁。

美中关系跌宕起伏，其实源远流长。值美国军事观察组访问延安七十周年之际，本刊发文两篇，其一**“正义事业锻造的友谊万古长青”**为中国学者撰写，作者从宏观视角回忆这段史实，缅怀曾为中美交往做出贡献的几位美国友人，希望两国人民珍惜战时情谊，继往开来。其二**“美国陆军航空队 1946-47 年在中国”**是一位美国空军军官 1973 年在本刊英文版发表的短文，作者选取了 1947 年美国空军帮助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的一个历史片断，如实述史并配图。

《空天力量杂志》中文编辑姜国成